四庫全書

史部

皇王大紀卷七十四

宋 胡宏 撰

三王紀

顯王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以奸者七十二君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六經先生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性不可易命不可

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孔子曰丘得之矣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莊子曰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匪非二音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辟世之人閒暇

者之所好也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若熊之攀樹引也為壽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導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故曰聖人休休焉靜而陰同德動而陽同波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其生若浮其死若休水之性不雜則清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為動而以天行此養

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劒者干溪越山出善劒吳越之地也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寳之至也精神四達竝流無所不極化育萬物不可為象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一之精通合乎天倫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眞人莊子曰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

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古之人在混芒之中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逮德下衰興治化之流澡洗淳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民始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

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己而已矣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

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莊子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礨壘空孔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徒兮切爾雅云似稗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馬體乎然則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以

其至小求其至大之域是迷而不能自得也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以圍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精麤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麤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麤焉故大人之行不多仁恩不多辭讓不多辟異爵禄不足以為勸戮

恥不足以為辱也然則若物之内若物之外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梁麗棟可以衝城而不可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驊騮一日而

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鴟鵂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帝皇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簒夫當其時順其俗者為之義之徒然則何為何不為辭受趣舍終奈何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汎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道無終始物有死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然則何貴於

道耶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内人在外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徇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眞公孫龍問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智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為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茫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

其方公子牟隱几太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坎井之蛙乎謂東海之鼈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平去二聲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附還虷寒井中赤蟲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鼈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縶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

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不為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蛙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蚉負山商蚷（商蚷馬蚿也）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蛙與且彼方跐（此踏也）黄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闚天用

錐指地也莊子與惠子遊于濠梁之上莊子曰鯈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莊子曰天下有至樂無有哉天下之所樂也富貴也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

繼曰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為誠樂矣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故曰天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人也孰能得無為哉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

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噭噭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顔淵東之齊子貢曰夫子有憂色何耶孔子曰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聖人之道彼將内求於已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

則死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旋)(面)而觀之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也莊子曰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為哉雖不足為而

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夫欲免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

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胷中是故遻物而不慴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况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復讎者不折鏌干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人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徳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

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眞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橛株枸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顏回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顏回問之曰善游

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黄金注者殙其巧一也凡外重者内拙田開之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單（善魯人）豹養其内而虎食之張毅養其外而疾殺之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

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孔子觀於吕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竝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遊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始乎故生於陵而安於陵也長乎性長於水而安於水也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汩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梓慶削木為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

魯侯問焉對曰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肢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外骨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者神其是與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忘足屨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

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日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一上一下以和為量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市南宜僚見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

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饑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為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刳形去皮灑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夫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惼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歙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

也實人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孔子問於子桑雽戸于二音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跡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雽曰子獨不聞假古國名人之亡與林回殷之逃民林名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

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絶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徉而歸絶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而愛益加進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緳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徳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田子方曰東郭順子其為人也真人貌而天虚縁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孔子見老聃老

耼新沐方將被髮而乾慹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耼曰吾遊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出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為之宗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耼曰

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肢百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隷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隷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為道者解乎此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黄帝曰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

為死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孔子問至道於老聃對曰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

皇皇也邀於此者四枝彊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孔子曰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曰古之人外化而内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狶韋氏之囿黄帝之圃有虞氏之宫湯武之室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者也南榮趎疇漢書古今人表作疇淮南子亦然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

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老子曰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攖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券内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兵莫憯於志鏌鎁為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躡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驁

兄則以嫗大親則已矣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也容動色理氣意也惡欲喜怒哀樂也去就取與知能也此四六者不盪胷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為為之偽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動無非我之謂治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俍良乎人者唯全人能之介者拸數止畫外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敬之而不喜侮

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為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為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徐無鬼謂魏武侯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為長居下不可以為短君獨為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武侯曰吾欲愛民而為義偃兵其可乎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為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為之則殆不成夫殺人之

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脩胷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攖夫民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黄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童子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黄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説之

序則不樂察士無淩誶音訊淩誶陵轢而問也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為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莊子送葬

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烏洛漫平上二聲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如死灰乎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我必先

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夫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孔子曰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許由曰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覕薄結也莊子曰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

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禄而化卑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竝立而使人化聖人之綢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長梧封人謂子牢曰君為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予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

飧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精亡其神以衆為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為性萑葦蒹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竝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内熱溲膏是也栢矩曰古之君人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已以正為在民以枉為在已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為物而愚不識大為難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日出多偽

士民安取不偽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而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太公調曰丘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大人合并而為公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時有始終氣有變化李真之

莫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或使則實莫為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其有極莊子曰外物不可必故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絯駭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

勝火於是乎有債顏然而道盡老萊子曰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

皇王大紀卷七十四

皇王大紀卷七十五

宋 胡宏 撰

三王紀

顯王

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策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亦名淘河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

石猶碩也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爾然則廁側足而墊之致黄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筌魚笱也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兎罥也係其脚者所以在兎得兎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莊子曰陽子居南之沛老子謂之曰而睢睢盱盱音于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

若不足陽子居蹙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莊子曰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對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大王不以所養人者害人避狄而去之若大王者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夫居高官尊爵者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

惑哉莊子曰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楚昭王失國屠羊說從昭王反國將賞之說辭王曰强之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莊子曰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内者無位而不怍莊子曰古之人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莊子曰天與地無窮人死生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

者也莊子曰平為福有餘為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
者也莊子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
强哭者雖悲不哀强怒者雖嚴不威强親者雖笑不和
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内
者神動於外是以貴真也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
以受於天地也自然不可易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
俗莊子曰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
生為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列

禦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諜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齏其所患夫漿人特為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而况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効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

矣莊子曰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莊子曰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小夫之智不離苞苴竿牘敝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

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正考父一命而傴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驕貌再命而於車上儛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賊莫大乎德有心莊子曰美髯長大壯麗勇敢八者因以是窮緣循偃佒於仗困畏三者俱通

達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古之所為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參為驗以稽為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為常以衣食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

四闕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

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内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黄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椁以此教人

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已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音角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墨子雖獨能任壬奈天下何其去王也遠矣莊子晚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生而曳尾塗中乎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塗中楚王使以厚幣聘

之莊子應其使曰子見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入太廟欲為孤豚其可得乎遂終身不仕

三十七年秦惠王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以敗從約趙肅侯讓蘇秦秦恐請使燕必報齊秦去而從約解魏割陰晉和於秦陰寔華陰

三十九年秦伐魏圍焦曲沃魏入少梁河西地于秦

四十年秦伐魏度河取汾陰皮氏拔焦魯侯匽薨諡曰景公子叔嗣

四十一年秦張儀圍魏蒲陽取之請以還魏而使公子繇往質因說魏王曰秦遇魏甚厚魏不可無禮於秦魏因盡入上郡十五縣儀歸

四十三年趙武靈王立置博聞師三人左右司過三人首問先君貴臣肥義加其秩

四十四年夏秦初稱王衛平侯甍子嗣君立衛有胥靡亡之魏請以左氏易之左右諫曰以一都買一胥靡可乎嗣君曰治無小亂無大法不立誅不必雖有十左氏

無益也法立誅必失十左氏無害也魏王聞而獻之

四十五年秦張儀伐魏取陜蘇秦僞得罪於燕奔齊為客卿說齊王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而敝齊

四十六年韓燕稱王趙王獨不肯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已曰君

四十八年王崩諡曰顯王子定立齊田嬰之子文通儻饒智略嗣為薛公號曰孟嘗君招致名士食客常數千人名重天下韓宣惠王欲兩用公仲公叔為政問於繆

留對曰晉用六卿而國分齊簡公用陳恒闞止而見殺魏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君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黨其寡力者籍外權君之國危矣趙魏瀕山齊地卑下齊使白圭治水去大河二十五里作堤而河東逼齊堤西泛趙魏趙魏亦去大河二十五里作堤以禦之

慎靚王

元年衛更貶號曰君

二年秦伐韓取鄢

三年楚趙魏韓燕同伐秦攻函谷關敗而走宋初稱王
四年秦敗韓師虜其將諸侯震恐齊大夫與蘇秦爭寵
殺之張儀說魏襄王曰梁地四平無名山大川之限戍
境守亭障者不下十萬固戰場也王不事秦秦攻河外
據卷衍酸棗刦衛取陽晉則趙不南而從道絶國欲無
危不可得也魏王乃倍從約請成于秦孟子見齊宣王
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
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

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故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

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

者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

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搆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

吾所大欲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王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縁木而求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縁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

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強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

請嘗試之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唯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

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勾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

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王曰大哉
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劒
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
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
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
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
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
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

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王曰王政可得聞歟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

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或謂孟子曰子三見齊王

而不言事何也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

五年巴蜀相攻俱告急於秦王議伐蜀韓又來侵張儀曰不如伐韓以臨二周挾天子令天下臣聞争名者於朝争利於市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争焉顧争於戎翟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强兵者務富其民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有桀紂之亂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一舉而名實附矣攻韓刦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

也王代蜀取之遂益富强蘇秦弟代亦以遊說顯燕相子之與代婚謀得燕權代使齊還燕王問曰齊其霸乎對曰不能王曰何故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鹿毛壽曰人稱堯賢者以能讓天下也王以國讓子之是與堯同名也王因屬國於子之或曰禹薦益而以啟人為吏啟率交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名傳益而實令啟自取今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實太子用事也王因収印綬自三百石吏以上效之子之子之

南面行王事而噲顧為臣

六年王崩謚曰慎靚王子延立

赧王

元年秦侵義渠得城二十五遂稍蠶食滅之置隴西北地上郡伐魏取曲沃而歸其人燕大亂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攻子之齊大夫沈同以其私問於孟軻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無王命而與人燕子之無王命而受燕於子噲齊王遂使謂平曰聞太子將飭君臣之分

明父子之位寡人國雖小惟所以令之太子聚衆攻子之不克市被反攻太子死者數萬齊因伐燕或問孟子曰勸齊伐燕有諸孟子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齊人勝燕醢子之殺燕王噲宣王問孟子曰或謂寡人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

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齊人取燕諸侯將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

則猶可及止也王不能用燕人叛王曰吾甚慙於孟子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不仁也不知而使之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見孟子問之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而為之辭孟子為卿於齊公孫丑問曰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

乎孟子曰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謂我願之乎曰仲以君霸晏以君顯猶不足為歟曰以齊王猶反手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孔子曰德

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
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
時為然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
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
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公孫丑問曰夫
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
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敢問夫子惡乎長
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

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曰

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孟子致為臣而歸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孟子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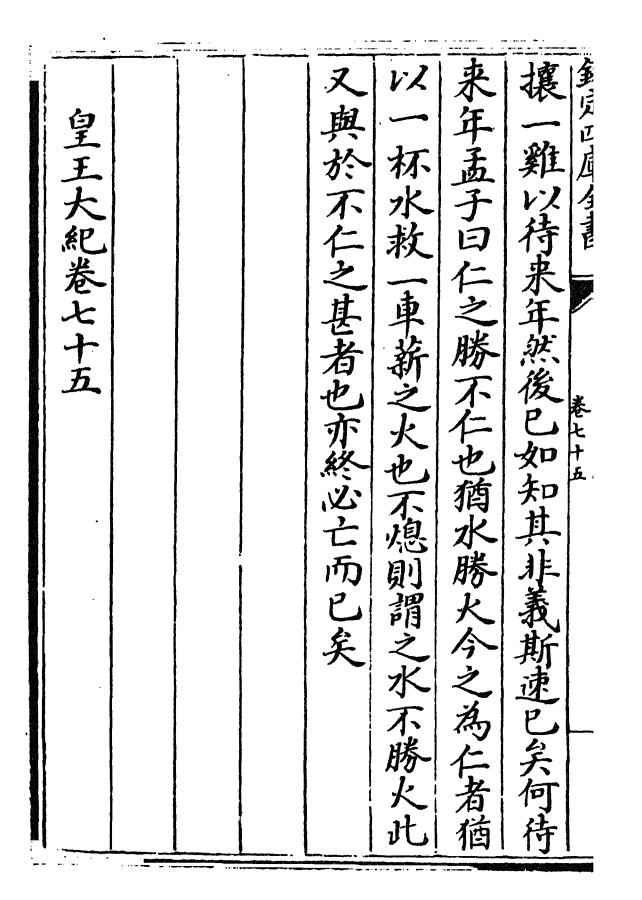
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高子以告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猶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

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孟子去齊居於宋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孟子曰子不見湯武之事乎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歟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

諸曰使齊人傅之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閒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也亦不可得矣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兹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請損之月

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

皇王大紀卷七十五



皇王大紀卷七十六

宋　胡宏　撰

三王紀

赧王

二年秦王欲伐齊患其與楚從親使張儀說楚王曰王能絶齊請獻商於地六百里使秦女為王箕帚妾楚王說而許之羣臣皆賀陳軫獨弔曰秦重楚者為其有齊也今絶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地儀必負王

王曰願陳子閉口使一將軍隨儀至秦儀佯墮車不朝
楚王聞之又使勇士借宋之符北罵齊王王大怒折節
事秦儀乃朝見楚使曰子何不受地從某至某廣袤六
里使者還報楚王欲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
不如因賂以一名都并兵而攻齊是我亡地於秦取償
於齊也不然國必大傷矣不聽使屈匄伐秦
三年春戰于丹陽秦虜匄及列侯執珪七十餘人取漢
中郡楚王悉兵襲秦戰于藍田大敗韓魏襲楚至鄧楚

王歸割兩城請平於秦燕人立太子平為王王弔死問疾同百姓甘苦謂郭隗曰誠得賢士與共國雪先恥孤之願也隗曰王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王改築宫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拜亞卿任政魯欲使慎子為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于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

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況於殺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

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

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四年秦以武關之外易楚黔中楚願得張儀而獻地儀請行王曰楚甘心於子奈何儀曰臣善其嬖臣靳尚尚事幸姬鄭袖袖言無不聽遂往楚王將殺之尚謂袖曰

秦王甚愛張儀欲捐六縣及美女贖之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於是袖日夜泣曰臣各為其主耳今殺張儀秦必大怒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為秦所魚肉也王乃赦儀儀因說曰王不事秦秦西有巴蜀治船積粟浮岷江而下日行三百餘里不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有也秦攻楚危難在三月之内而楚待救在半歲之外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誠能聽臣請令秦楚為凡弟國楚王已得

儀而重出黔中乃許之儀遂之韓説曰韓地險惡山居所生菽麥國無二歲之食秦據宜陽塞成臯則王國分矣為王計莫如攻楚轉禍而恱秦韓王許之儀説齊曰從人言齊蔽於三晉土廣民衆兵彊士勇有百秦無奈齊何今秦楚嫁娶韓獻宜陽梁效河外趙割河間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南地悉趙兵指博關臨菑即墨非王有也齊王許之儀西説趙曰大王收率天下以擯秦秦心忿含怒乆矣有敝甲凋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

據番吾會邯鄲下使臣先聞左右竊為大王計莫如與
秦相約結也趙王許之儀北說燕曰齊趙於秦猶郡縣
也不敢妄相攻伐王事秦長無齊趙之患矣燕王請獻
恒山之尾五城以和儀歸報未至而惠王薨子武王素
不說儀諸侯復合從滕世子弘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
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覸謂齊景公曰彼
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

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今滕截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

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劒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

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顔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悦滕文公問為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民之為道也有恒産者有恒心無恒産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賢君必

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夫世禄滕固行之矣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

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禄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

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

可孟子對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處之不得已也茍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强為善而已矣北宫錡問曰周室班爵禄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天子之制

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禄卿禄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禄卿禄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禄卿禄

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為差

五年張儀乞身之魏一歲卒儀秦以遊説諸侯致位富貴其餘犀首樓緩之徒爭慕效之紛紜徧於天下不可勝紀孟子曰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

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汝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趙王納吳廣女孟姚有寵為后生子何欲及其生而立之遂廢太子

六年秦初置丞相

七年秦王使甘茂伐韓茂曰宜陽大縣其實郡也今倍數險而行千里攻之難矣昔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織自若也及三人告之投杼而走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不如其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魏文侯令樂羊攻中山三年拔之反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匜年曰此非臣功君之力也臣羈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孫奭挾韓而議之王聽之必矣王與盟於息壤八年茂攻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奭

果爭之王欲罷兵茂曰息壤在彼王濟之師遂拔宜陽

秦王好力戲力士烏獲之徒皆至大官舉鼎絶脉而薨

無子異母弟稷立是為昭襄王王母芉八子楚女也實

宣太后孟子與弟子講明道義其書略曰孟子曰尊賢

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悦而願立於其朝矣市

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悦而願藏於其市

矣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悦而願出於其路矣耕

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悦而願為之氓矣信能行

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於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

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

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

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以有為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况不為管仲者乎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

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

道可謂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孟子曰規矩方員之

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

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惡醉而強酒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

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横逆則君子必自反矣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

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殃必及身孟子曰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犯葵丘之五禁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逢君之惡今之諸侯之

罪人也孟子曰士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為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諸侯禮也萬章曰庶人名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則

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悦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悦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歟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曰敢問招虞人何以

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欲見賢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歟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

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饑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饑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

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不仁於人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

財用不足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猶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孟子曰有事君人者則事是君為容悦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説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有大人者

正已而物正者也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臭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

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論曰愚讀孟子書謂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及攷諸史則朱翟未嘗用於時君時君亦莫有信用其言惡在其為盈天下而孟氏闢之如此其力似空言侈大無益於實者後人雖信誦其言亦莫能究明其義愚始而疑中而惑卒喟然長

嘆見孟子指意深遠廣大非苟為夸辭而已也何以言之天下之道為人為已二端而已惟聖人為能合内外之道得時措之宜故不塞不流而王道行百姓寧含是則或失於為人太重而不知立已或失於為已太重而不知立人失已與人則天地否塞而人之類滅矣五伯之末仁義不明有志於為已者直欲高飛深入不在人間如接輿沮溺之徒是也於是楊朱倡為我之

說而其徒翕然是之矣有志於為人者直欲自沽自獻必行其說如衛鞅儀秦之徒是也於是墨翟倡兼愛之論而其徒翕然是之矣此二氏之言所以盈天下也然孟氏所以不闢沮溺者為其無辭說而楊朱之言近義故也所以不闢儀秦者為其事淺陋而墨翟之言近仁故也近於仁則不仁近於義則不義不仁不義近於禽獸人將何以立於天地之間故孟氏拔其本塞

其源則末流將自止矣有見於此然後知孟氏闢楊墨承先聖大有功於王道而可以為萬世法也使齊梁之君一行其言豈至人之類自相殘滅陳呉劉項之際死者什九而後止哉

趙王與肥義謀胡服騎射國人不欲公子成稱疾不朝王使請之曰制國有常利民為本從政有經令行為上明德先論於賤而施法先信於貴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也成曰中國者聖賢之所教禮樂之所用

遠方之所觀赴蠻夷之所則效也今王變古道逆人心願熟圖之使者以報王自往請曰先時中山負齊之強侵暴吾地引水圍鄗叫老先君醜之故寡人欲備四境之難報中山之怨而叔父順俗忘鄗醜非所望也成聽命

馬魯侯叔甍謚曰平公子賈嗣

皇王大紀卷七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皇王大紀卷七十七至八十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黄昌禔

謄録舉人臣鰲圖

皇王大紀卷七十七

宋　胡宏　撰

三王紀

赧王

九年趙王略中山地至寧葭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獻馬

十年彗星見趙伐中山取東垣中山獻四邑以和秦宣太后異父弟曰穰侯魏冉同父弟曰華陽君芊戎王同

母弟曰高陵君涇陽君冉自惠王時任職武王甍諸弟爭立冉力能立昭襄王是歲庶長及大臣諸公子謀作亂冉誅之惠文王后不得良死武后出歸魏王兄弟不善者冉皆滅之王少宣太后任冉為政威震秦國

十二年彗星見秦取魏蒲坂晉陽封陵取韓武遂齊韓魏怨楚負從親同伐之楚王質太子於秦而請救三國引兵歸

十三年秦大夫有私與楚太子鬬者太子殺之亡歸

十四年日食既秦取韓穰會韓魏齊伐楚殺其將取重丘趙王伐中山中山君奔齊

十五年秦伐楚殺其將取襄城楚王質太子於齊而請平

十六年趙王傳國於何肥義相王自號主父西北略地破林胡置雲中鴈門代郡將自九原南襲咸陽詐稱使者入秦觀地形及秦王之為人秦王怪其狀非人臣之度使逐之行已脫關矣審問之主父也大驚秦伐楚取

八城遺楚王書請會武關約盟楚王欲往恐見欺欲不往恐秦怒昭雎曰發兵自守爾王子子蘭勸行屈平曰秦虎狼也可信乎王不聽秦人設伏武關刼之至咸陽朝章臺如藩臣禮要割巫黔中郡楚王不許秦人留之楚大臣曰吾君不得還太子質於齊齊秦合則楚無國矣謀立王之它子昭雎曰倍王命不宜乃詐赴於齊齊臣欲留太子求楚之淮北其相曰郢中立君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乃歸之楚人立之

十七年告於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秦王怒髥楚
取十六城屈平者名原楚同姓也事懷王為左徒博聞
强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圖議國事出則應對諸
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害其能而讒之王疎平平憂愁
幽思而作離騷及與子蘭異議則又嫉子蘭一篇之中
三致意焉幸君之一悟也至是子蘭為令尹介上官大
夫短之於王王遷諸江南被髮行吟形容枯槁漁父問
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原曰舉世混濁而

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原曰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誰能以身之察察而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江流而葬乎魚腹耳又安能以浩浩之白而蒙世之温蠖乎九年乃作懷沙之賦自投乎汨羅後之為詞賦者皆祖焉趙王弟勝號平原君好士食客數千人有公孫龍者善為堅

白同異之辯孔穿自魯適趙龍論臧三耳甚析子高弗應平原君曰何如穿曰謂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其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謂龍曰子高理勝於詞公詞勝於理齊鄒衍過趙平原君令與龍論白馬非馬之說鄒子曰夫辯者别殊絶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抒意通指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詞以相惇巧

譬以相移引人使不得反其意如此害大道衍不為也坐皆稱善龍由是絀

十八年楚王亡歸秦人遮道追及之

十九年發病薨秦歸其喪楚人如悲親戚齊韓趙魏宋同伐秦至鹽氏

二十年趙主父與齊燕共滅中山封長子章於代使田不禮相之李兌謂肥義曰章黨衆欲大不禮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陰謀子之任重禍所集也稱疾不出不

亦可乎對曰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義拜而籍之今畏難忘籍變孰大焉子則有賜而忠我矣吾言已在前矣終不敢失兌曰子勉之兌數見公子成以備不禮義謂信期曰自今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以身先之無故而後王可入也時吳娃死王愛弛主父見故太子傫然北面於其弟心憐之欲分趙而王章計未決主父及王遊沙丘異宮章不禮矯主父令召王義先入被殺成兌自國起兵入距難殺章不禮滅其黨王少成兌

專政章之敗也往走主父主父入之成兊因圍主父宫
章死成兊曰既解兵吾屬夷矣乃令宫人後出者族主
父欲出不得探雀鷇而食之三月餘餓死
二十二年魏韓同伐秦秦穰侯薦左更白起將敗二師
于伊闕斬首二十四萬級拔五城秦王遺楚王書願飭
士卒得一樂戰楚王患之復和親
二十三年迎婦于秦司馬氏曰甚哉楚之不競也忍婚
其讎

二十四年秦伐韓拔宛燕人破東胡山戎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郡

二十五年魏入河東地四百里于秦韓入武遂地二百里于秦魏芒卯始以詐見重

二十六年秦白起伐魏至軹取城大小六十一

二十七年冬秦王稱西帝遣使立齊王為東帝蘇代曰願王勿受以收天下之望齊王稱二日而歸之秦亦復稱王攻趙拔杜陽

二十八年秦攻魏拔新垣曲陽

二十九年秦擊魏河内魏獻安邑以和秦歸其人宋有雀生鸇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王喜起兵滅滕東敗齊南敗楚西敗魏欲霸之亟成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為長夜之飲於室中呼萬歳使堂下門外至於國中無敢不呼者天下謂之桀宋齊王伐之民散城不守王死於温

三十年秦擊齊拔九城齊王既滅宋而驕南侵楚西侵

晉欲并二周為天子狐咺正議斮之陳舉直言殺之燕王日夜撫循民益富實乃謀伐齊樂毅曰齊霸國之餘業地大人衆未易獨攻於是約韓趙連楚魏且令趙啗秦以伐齊之利

三十一年燕拜樂毅為上將并將諸侯之師擊齊戰于濟西齊師大敗毅還秦韓之衆分魏師略宋地部趙師收河間身率燕師長驅逐北齊王出奔毅入臨淄取寶物祭器輸於燕燕王至濟上勞軍行賞封毅昌國君齊

王之衛衛君辟宫稱臣而共具齊王不遜衛人侵之去奔鄒魯有驕色鄒魯弗内遂走莒楚俾淖齒救齊因為齊相淖齒欲與燕分齊地乃執王而數之曰千乘博昌方數百里雨血沾衣嬴博之間地坼及泉有人當闕而哭者求之不得去則聞其聲王知之乎曰知之淖齒曰雨血沾衣者天以告也地坼及泉者地以告也有人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而王不誡焉何得無誅遂擢王筋懸之梁宿夕而死荀卿曰國者天下利勢也得道以持

之則大安也大榮也積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無之及其綦也索為匹夫不可得也齊閔宋獻是也鄉趙人名況樂毅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使人請蠋蠋謝之燕人曰不來吾且屠畫蠋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齊王不用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破君亡吾不能存與其不義而生不若死遂自經毅整軍禁侵掠求齊逸民顯而禮之寬賦斂除暴令修其舊政齊人喜悅乃遣左

軍渡膠東東萊前軍循太山東至海略瑯琊右軍循河濟屯阿鄄以連魏師後軍旁北海而撫千乘中軍據臨菑而鎮齊都祀桓公管仲於郊齊人食邑於燕者二十餘君爵位於薊者百有餘人六月之間下七十餘城

三十二年秦拔魏安城齊太子法章變姓名為莒太史敫家傭敫女奇其狀貌竊衣食之王孫賈從閔王失王處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事王不知其處汝尚何歸焉賈出

呼於市曰淖齒弑王欲與我誅之者袒右得四百人攻殺之諸亡臣求立法章保莒城以拒燕趙王得楚和氏璧秦王請易以十五城趙欲勿與畏秦强欲與之恐見欺宦者令舍人藺相如曰臣願奉璧而往既見秦王無意償城相如乃紿取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布衣之交尚不相欺臣觀大王之意欲欺趙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與璧俱碎於柱矣秦王乃館相如相如遣從者懷璧間行歸趙而身待命秦王賢之

趙王拜為上大夫衛嗣君好察隱微縣令有發蓐而席
弊者嗣君賜之席令大驚使人過關市賂之既而召關
市問有客過遺女金女回遣之關市大恐又愛泄姬重
如耳而恐其因愛壅已也乃貴薄疑以敵如耳尊魏妃
以偶泄姬曰以是相參也荀卿論曰嗣君聚斂計數之
君也未及取民也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為政也管仲為
政者也未及修禮也修禮者王為政者强取民者安聚
斂者亡魯侯賈凳謚曰文公子雝嗣是為頃公

三十三年秦伐趙拔兩城

三十四年秦伐趙拔石城楚欲圖周王使東周武公謂令尹昭子曰西周絶長補短不過百里名為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勁兵攻之者名為弒君而猶有欲攻之者見祭器在故也夫虎肉臊而兵利身人猶攻之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攻之者必萬倍矣今子將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器南則兵至矣楚計遂輟

三十五年秦白起敗趙取代光狼城司馬錯因蜀攻楚黔中拔之楚獻漢北及上庸地

三十六年秦白起伐楚取鄢鄧西陵秦趙約好會於澠池廉頗送王至境訣曰度道里會畢不過三十日王不得還則請立太子絶秦望王許之至則盛設備秦不敢動王歸拜藺相如上卿頗曰相如素賤徒以口舌而位我上我必辱之相如出而望見輒引車避匿其舍人皆恥之相如曰廉將軍孰與秦王澠池之會吾王鼓琴秦

王不肯擊缶相如廷叱之獨畏廉將軍哉顧念強秦不
敢加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若共鬬勢不倶生吾
寧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頗聞之肉袒負荊至門謝
罪遂結刎頸交齊地獨莒即墨未屬燕即墨人以臨淄
市掾田單多智習兵推立為將樂毅解圍去城九里築
壘令曰城中人出者勿獲困者賑之俾即舊業三年而
猶不下或讒之於昭王曰毅欲久仗兵威服齊人而王
耳王置酒大會引言者讓之曰齊為無道害先王寡人

痛之入骨樂君為吾報仇齊固其國也女何敢言若此乃斬之遣相立為齊王毅皇恐不受以死自誓由是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莫敢謀者昭王薨惠王自為太子時嘗不快於毅田單縱反間曰毅與燕王有隙畏誅將連兵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它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使騎刧代將毅遂奔趙將士憤惋單宣言曰吾獨懼燕軍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燕人如其言城中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言吾甚懼

燕掘吾城外冢墓可為寒心燕軍盡掘燒之齊情泣思戰怒自十倍單身操版鍤散飲食饗勞遣使約降燕軍益懈單收牛千餘束刃於角束脂葦於尾鑿城數十穴夜縱牛燒葦端壯士五千隨之牛熱而奔燕軍驚走齊人殺騎刼逐北至河上七十城畢復乃迎王入臨淄王立太史敫女為后生太子建趙封樂毅於觀津燕王謝之曰將軍過聽與寡人有隙捐燕歸趙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遇將軍之意乎毅答書曰勉身立功以

明先王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墮先王之名臣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古之君子交絶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唯君王留意焉燕封毅子間昌國君田單攻狄魯仲連曰不能下也單曰臣以即墨餘卒破燕復齊今攻狄而不下何也既三月不克乃懼而問仲連曰將軍在即墨織蕢杖鍤為士卒倡曰無可往矣宗廟亡矣當此之時有死之心士卒揮泣思戰所以破燕也今

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黄金横帶而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所以不勝也單明日厲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援枹鼓之狄人乃下

三十七年秦白起伐楚抜郢燒夷陵楚王兵散遂不復戰徙都陳秦於郢置南郡封白起武安君

三十八年秦武安君定巫黔中初置黔中郡

三十九年秦武安君伐魏抜兩城楚王收東地兵得十餘萬復西取江南十五邑

四十年秦穰侯伐魏大破之魏納八城以和穰侯復伐之走芒卯入北宅遂圍大梁魏割温以和

四十一年魏復與齊合從秦穰侯伐之拔四城

四十二年魏伐韓華陽韓遣陳筮告于秦穰侯曰事急乎公來筮曰未急也急則變而它從矣穰侯使武安君救韓八日而至敗魏師虜三將魏段干子請割南陽以和蘇代謂魏王曰欲璽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使欲地者制璽欲璽者制地魏地盡矣夫入地事秦猶抱

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王曰是則然也雖然事已行不可更矣對曰夫博之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與不聽卒以南陽為和秦王率韓魏伐楚楚使者黄歇適至上書曰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今王資之不亦過乎臣為王慮莫如善楚秦楚合而臨韓韓必朝王施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為關内侯矣發卒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来也而魏亦關内侯矣王從

之俾歇歸約親

四十三年歇侍太子完質于秦秦置南陽郡燕惠王薨子武成王立

四十四年趙平原君家不肯出租稅田部吏趙奢戮其用事者九人平原君将殺之奢曰君趙貴公子也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而諸侯加兵是無趙也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國强趙固而君為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賢之言於王使治賦民富而府庫實

四十五年秦伐趙圍閼與廉頗樂乘曰道險難救王命趙奢救之奢去邯鄲三十里堅壁復增壘得秦間善食而遣之因卷甲一日一夜而至用許歷言先據北山秦師爭山不得奢擊敗之解圍而還趙封奢馬服君魏人范雎從須賈使齊齊王聞其口辯私賜之金賈歸告相魏齊齊怒笞雎折脅摺齒置廁中雎得出更名姓秦王稽使魏載與俱歸薦於王王見之離宮雎佯為不知永巷而入宦者怒逐之曰王至雎謬曰秦安得王獨有太

后穰侯耳王微聞乃屏左右跽而請曰何以幸教寡人對曰唯唯如是者三王曰先生卒不敎寡人耶雎曰覊旅之臣交疏於王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閒而未知王之心也王跽曰天以寡人溷先生而存宗廟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及大臣悉以敎無疑也雎曰穰侯越韓魏而攻齊剛壽非計也今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得尺則王之尺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王曰善

乃與謀兵事
四十七年秦伐魏拔懷
四十九年秦拔魏邢丘范雎日益親用事承間說王曰
臣居山東時聞齊有孟嘗君不聞有王秦有太后穰侯
不聞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謂
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擊斷無
諱高陵進退不請自有秩以上至于大吏及王左右無
非相國之人王獨立於朝臣恐萬世後秦國非王子孫

有也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以睢為丞相封應侯魏須賈聘于秦應侯使歸告魏王曰速斬魏齊頭来不然且屠大梁齊奔趙匿平原君家趙惠文王薨子孝成王丹立

皇王大紀卷七十七